

论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

曹彩霞 孙永刚

内容提要 古埃及进入第二中间期以后,统一王国分裂,来自迦南的希克索斯人以阿瓦利斯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外族政权。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是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埃及化的过程。虽然他们在埃及有些破坏活动,但没有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反而在吸收埃及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埃及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从某种角度讲,希克索斯人的统治是对埃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 埃及 希克索斯人 第二中间期

希克索斯 (Hyksos 又译为希克索斯) 一词, 来源于埃及语 $h_k^3 h^3 sw t$ 的希腊语翻译¹, 意为“外国的统治者”。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古王国, 指埃及以外的统治者 (当时主要是努比亚的首领), 到第 12 王朝早期专指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国王。第二中间期 (第 13 至第 17 王朝) (公元前 1786—前 1567 年), 在埃及三角洲东北部建立政权的亚洲统治者中有几位国王用 $h_k^3 h^3 sw t$ 作王衔, 并且第 19 王朝拉美西斯二世时期的都灵王名册和公元前 3 世纪祭司马涅托也将这些亚洲统治者称为 $h_k^3 h^3 sw t$ 。后来 $h_k^3 h^3 sw t$ 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大, 指第二中间期在三角洲东北部建立政权的所有亚洲人。

古埃及进入第二中间期以后, 统一王权分裂、社会动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希克索斯人以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的阿瓦利斯为中心建立了王朝, 这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外族政权。对于这个外族人统治的政权, 国外学界历来非常关注, 学者们对希克索斯人的起源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例如, 就希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而言, 国外学界就曾有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希克索斯人中具有雅利安因素, 其根据是他们使用的马拉战车是雅利安人的一种装备。但是, 古埃及人表示马和战车的术语中具有明显的塞姆语因素, 没有理由认为埃及人是直接从雅利安人那里学习马和战车的, 更不能由此推测出希克索斯人是起源于印度、伊朗的雅利安人种^④。阿尔布赖特依据希克索斯人要塞的

¹ 雷德福:《古代埃及、迦南和以色列》(D. B. Redford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 普林斯顿 1992 年版, 第 100 页。

^④ 内比斯:《关于喜克索斯人在埃及统治的新资料》,《古史通报》1958 年第 3 期, 转引自王海利:《关于喜克索斯人的起源问题》,《历史教学》1998 年第 4 期。

类型及其特征,提出希克索斯人的故乡在里海附近的大平原上¹。雷德福根据埃及文献中提到的³mw(意为“亚洲人”)(指的是讲西塞姆语的人)一词和一些考古学证据,认为希克索斯人起源于北起黎巴嫩、南至约旦高地的广大地区^④。自1966年起,比塔克博士对希克索斯人首都阿瓦利斯所在的达巴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⑤,为我们了解希克索斯人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考古学实证。从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神庙建筑以及坟墓中所显示的埋葬习俗等判断,希克索斯人的物质文化具有明显的青铜中期迦南人^{3/4}的特征。可见,时至今日,希克索斯人起源于迦南这一观点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本文不再对此问题进行赘述。

由于史料的不足和研究旨趣的影响,国外学者较少从整体上研究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当然,也有学者关注过这样的问题,例如萨福·索德贝格就曾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对此问题进行过考察,将希克索斯人的统治看成是埃及的灾难,认为他们的统治割断了埃及历史发展的完整性,甚至把那个时代定格为黑暗时代^{1/2}。中国学者也很关注对希克索斯王朝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传统史料^{3/4}。近年来,随着对阿瓦利斯(今达巴)考古发掘的进行,出现了一些新史料,人们对希克索斯人如何进入埃及、如何在埃及实施统治、他们的统治对埃及历史的影响等问题认识有了新进展,从而有必要对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进行全新的研究。本文拟利用考古资料,较全面和客观地论述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以期较为客观地认识古代埃及历史上这一特殊的王朝。

一 希克索斯王朝的建立

马涅托在其著作《埃及史》中记载了希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统治的过程:“图梯迈乌斯。在他统治时,我不知道由于何种原因,神的狂风席卷了我们,种族不明的来自东方地区的侵略者以必胜的信心突然推进到我们的国土。他们没有袭击而是用主力轻易的侵占了它;他们击败了国土上的统治者,然后残暴地烧毁了我们的城市,彻底毁灭了神庙,用残酷的手段对待所有本地人,杀死一些人并把其他人的妻子和孩子变成奴隶。最后,他们指定了他们中的一个名叫萨里梯斯的人作了国王。他把孟斐斯作为中心,向上埃及和下埃及征收贡赋,并且总是在最有利的地方派兵驻守。”^⑧有些学者根据马涅托的记载以及希克索斯人之后的文献,认为希克索斯人用强大的武力征服了埃及,建立了王朝,并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⑨。

如果依据上述说法,埃及各地的建筑肯定会遭到严重的破坏,但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这一时期

¹ 萨福·索德贝格:《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T. S. Versterbergh “The Hyksos Rule in Egypt”),《埃及考古学杂志》(*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第37卷,1951年,第60页。

^④ 雷德福:《古代埃及、迦南和以色列》,第100—101页。

^⑤ 关于发掘结果,比塔克:《阿瓦利斯—希克索斯人的首都:达巴的新近发掘》(M. Bietak *Avaris, the Capital of the Hyksos Recent Excavations at Tell el-Daba*),大英博物馆出版社1996年版。

^{3/4} 迦南指从加沙南部到乌伽里特的广大地区,公元前3000至前2000居住于此的居民被称为迦南人。

^{1/2} 萨福·索德贝格:《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第63页。

^{3/4}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64—371页;郭丹彤:《略论埃及希克索斯王朝》,《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王海利:《喜克索斯王朝与埃及帝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

^⑧ 马涅托:《埃及史》(Manetho *Aegyptiaca*),残篇42,伦敦1948年版,第79—81页。

^⑨ 雷德福:《古代埃及、迦南和以色列》,第101—106页;郭丹彤:《略论埃及希克索斯王朝》,《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王海利:《喜克索斯王朝与埃及帝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

大规模军事侵略的痕迹¹。多数学者认为,希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统治是西亚许多代居民逐渐迁移、渗透、定居埃及这一较长过程中的一个高潮^④。我们也倾向于这一观点。埃及第12王朝第一位国王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统治时期,阿瓦利斯出现了最早的迦南人居民点。最初,居住于此的迦南人主要是士兵。这些士兵除服军役外,平时为埃及国王开采矿山。西奈塞拉比特·哈蒂姆的绿松石矿附近的哈托尔女神神庙前有一块石碑,其铭文记载,在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统治时期的一次矿山开采中雇用了亚洲人,这些亚洲人就是从达巴地区的居民点中组织起来的。到第12王朝后期,埃及政府中出现了亚洲官员。发现于塞拉比特·哈蒂姆一个圣殿里的供桌上有亚洲人埃莫尼的形象,此人任埃及皇室的副总管,这次被派往西奈,负责指挥矿山开采。在第12王朝后期达巴居民点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个亚洲显贵的石灰石巨像,此人留有蘑菇形头,头发呈红色,皮肤呈黄色,这是埃及传统艺术中亚洲人的形象。雕像右肩上放有投掷杖,这是他显赫地位的标志。以上证据说明此时的亚洲人取得了埃及国王的信任,在埃及政府中出现了为埃及王室服务的亚洲高级官员^④,这些亚洲官员利用他们身份之便主要负责埃及与利凡特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往来,通常有“外国的监督”头衔^{1/4}。到第13王朝,阿瓦利斯的迦南居民数量增加,居民点也逐渐扩大,居民点中青铜时代中期的陶器类型也明显增加,从占总量的20%增加到40%^{1/2},这充分表明有更多的迦南人进入了埃及。这种迦南居民的大规模涌入,可能是这一时期埃及王权已经无法控制这种事态的发展而造成的。不仅在达巴、马斯库塔,而且在伊梯托威也有了迦南人的居民点^{1/4},迦南人的影响逐渐扩大。

埃及进入第二中间期以后,第13王朝对埃及的统治较为软弱,几乎不能控制全国,从而居住于下埃及的亚洲官员趁此混乱形势,以当地的迦南居民为基础,以阿瓦利斯为中心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朝,即希克索斯王朝。王朝建立以后,逐渐向孟菲斯扩张,巩固三角洲东部边界,可能还向南扩充势力范围,可能像马涅托记载的那样对整个埃及进行过骚扰,这个过程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公元前1674年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才确立下来^③。

二 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

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持续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其势力范围主要集中于下埃及和中埃及,对此卡莫斯石碑中有记载:“亚洲人已经控制了赫尔摩坡里斯……亚洲人的边界远至库塞。”^(t)但统治的中后期,希克索斯人可能控制了上埃及的部分地区。在阿拜多斯的一个埃及人墓葬中,发现一尊属于

¹ 萨福·索德贝格:《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第57页。

^④ 爱德华兹等:《剑桥古代史》(I. E. S. Edwards C. J. Gadd N. G. L. Hammond E. Sollberger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2卷第1部分,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4页;萨福·索德贝格:《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第56页;丹佛:《“希克索斯”时期叙利亚—巴勒斯坦与埃及的关系》(W. G. Dever “Relations between Syria/Palestine and Egypt in the ‘Hyksos’ Period”),塔布:《青铜和铁器时代的巴勒斯坦》(J. N. Tubl *Palestine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伦敦1985年版,第80页。

^(四) 比塔克:《阿瓦利斯——希克索斯人的首都:达巴的新近发掘》,第14—19页。

^{1/4} 雷德福:《牛津古代埃及百科全书》(D. B. Redfor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第2卷,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1/2} 巴德:《古代埃及考古学百科全书》(K. A. Bard *Encyclopedia of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Egypt*),鲁利格1999年版,第377页。

^{1/4} 比塔克:《阿瓦利斯——希克索斯人的首都:达巴的新近发掘》,第31页。

^③ 爱德华兹等:《剑桥古代史》第2卷第1部分,第59页。

^(t) 普里查德:《古代近东文献》(J. B.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32页。

这一时期的具有塞姆人模样的国王的斯芬克斯像,国王正在用他的爪子残杀埃及人¹。如果这是埃及人夺去的战利品,那么他们肯定会破坏这种具有挑衅性的雕像,而不是把它埋在自己的坟墓里,这很可能是上埃及处于希克索斯人控制之下的一个证据。在格伯林^④的一个神庙废墟中发现了两块刻有哈彦和阿波斐斯国王^④名字的石碑。如果说分散于埃及各地的许多希克索斯人的印章或纪念物是商业贸易发展的结果,抑或是后来各时期统治者统治的需要,那么这两块石碑的雕刻风格与格伯林以北地区的雕刻风格完全不同^{1/4},则表明它们并不是从北方搬运来的。大概在哈彦国王统治时期,希克索斯人的势力已经扩展到了格伯林,随之出现的结果就是底比斯的独立中止了^{1/2}。《阿波斐斯和塞肯内拉·泰奥的故事》中讲到阿波斐斯捎信给塞肯内拉·泰奥说底比斯东边池塘里的河马的叫声影响了他的休息,让塞肯内拉·泰奥拆除池塘^{1/4},试想远在三角洲的阿波斐斯怎么能听到南方底比斯河马的叫声,这就表明阿波斐斯在底比斯国王面前具有一定的权威。而卡莫斯石碑^⑤中也提到“你(阿波斐斯)的权威在你使我成为属臣的地方”^⑧。上述证据表明,哈彦和阿波斐斯时期希克索斯人可能控制了上埃及。

在埃及确立统治后,这些外国的统治者曾经在埃及王朝充当过官员,熟悉埃及人的统治方式,也对埃及人的王权观念有所认识,从而他们意识到,要想确保自己的统治稳固,就必须不同程度地采用埃及原有的政治统治形式。因此,他们维持了埃及原有的政治制度,并吸收埃及官员参政^(t)。

在古代埃及人的思想观念中,王权来源于神,为了确立和维护自己权力的神圣性,国王往往采用神圣的头衔。古代埃及的国王通常使用5个头衔,分别是荷鲁斯名、涅布提名、金荷鲁斯名、尼苏毕特名和拉之子名。国王通过这些神圣的头衔从观念上来确保自己权力的神圣性。埃及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法老都毫无例外地采用这些头衔,就连第21王朝的利比亚国王、第25王朝的努比亚国王也一样效仿,甚至“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在征服埃及之后,也让阿蒙僧侣宣布自己为“拉之子”、“阿蒙的宠儿”,从而取得了埃及法老“合法”的统治地位。同样,作为“外国统治者”的希克索斯国王想获得埃及人的承认,确立和巩固在埃及的统治,就需要和埃及本民族的国王一样,拥有神圣的名字,以显示其王权神授。从现在所知最早的希克索斯国王萨里梯斯开始,就已经采用埃及国王的神圣头衔。在阿兹伯特·赫尔密的希克索斯要塞遗址中发现的门柱上刻有:“荷鲁斯: [……]; 涅布提: 联合九弓国家的人; 金荷鲁斯: 能决定国界的人; 希克索斯: 塞凯尔霍尔。”^⑥从中可以看到,萨里梯斯采用了5个埃及王衔中的3个,并用希克索斯名表示与埃及传统国王的区别。后来的希克索斯国王更加重视使用王衔,来显示与埃及国王一样都具有神的属性,努力将自己扮演成一个真正的埃及国王。哈彦有一个荷鲁斯名,即“所有土地的占有者”,同时还用埃及国王传统的称号,如“善神”和“拉之子”等,并为自己取了埃及式的王位名“修塞连拉”。从南方的格伯林到巴勒斯坦,甚至是西班牙都发现了许多属于阿波斐斯的各种纪念碑和纪念物,

¹ 萨福·索德贝格:《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第66页。

④ 位于卢克索(古代的底比斯)南约32公里的尼罗河西岸。

④ 希克索斯王朝强盛时期的两位国王。

^{1/4} 赖霍尔特:《第二中间期埃及的政治形势约公元前1800—前1550年》(K. S. B. Ryhol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gypt during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1800 - 1550 B. C.*), 图斯库拉努姆博物馆1997年版,第135页。

^{1/2} 雷德福:《历史和传统意义上的希克索斯人的入侵》(D. B. Redford, “The Hyksos Invasion in History and Tradition”),《东方》(*Orientalia*)第39卷,1970年第1期,第31页。

^{1/4} 普里查德:《古代近东文献》,第232页。

⑧ 普里查德:《古代近东文献》,第554页。

(t)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366页。

⑤ 比塔克:《阿瓦利斯—希克索斯人的首都:达巴的新近发掘》,第65页。

上面刻有“善神,上下埃及之王,阿沃斯拉,拉之子,阿波斐斯”,他还采用埃及国王通常使用的名字“平定两地的人”作为自己的荷鲁斯名¹。值得一提的是,阿波斐斯从来没有使用过 $h_k^3 h^3 svt$ 名。很可能是因为他控制了上埃及,所以他将自己视为埃及的国王,而不再使用区别于埃及民族的国王头衔。希克索斯国王的人格神化以后,他们便以此为基础,掌握了国家的行政、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权威,成为了专制君主。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希克索斯国王专制权威的大小,但我们还是可以依据零星的史料构建出希克索斯王朝政府机构的基本面貌。

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我们还不能完整地建构希克索斯人的政府机构。在古代埃及的官僚体制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是维西尔,他具有广泛的权力,代表国王处理国家的重大事务。希克索斯王朝的政府中是否存在维西尔这样的重要职务,还无法确定。从已发现的古埃及第15王朝圣甲虫形印章看,司库在政府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希克索斯官员 $H^3 r$ (埃及名)的圣甲虫形印章上,刻有他的塞姆语名字Hur,印章上还刻有“下埃及国王的司库”、“(国王)唯一的伴侣”和“国库的监督”等与传统埃及政府官员相同的头衔^④。他的圣甲虫形印章从类型和地理分布上都与萨里梯斯国王的相同,可以肯定,他是萨里梯斯国王统治时期主管财政的大臣,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似乎可以与埃及政府中的维西尔相媲美。他的圣甲虫形印章分布于从科尔玛^⑤到巴勒斯坦南部的广大地区,而且数量极多,这说明他不仅掌控着这一时期希克索斯王朝的财政大权,还负责王朝的商业贸易和对外交往。另一位司库与Hur有同样的头衔,也掌管着王朝的财政大权,其圣甲虫形印章分布也相当广泛,但是印章上的名字却是埃及名“帕利姆阿赫”,显然是希克索斯统治者所任用的埃及官员^{1/4}。这就表明希克索斯王朝的官员任命,体现了兼容并蓄的原则,即政府机构中同时存在希克索斯官员和埃及官员。而在政府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书吏一职,主要是由埃及人担任的。阿波斐斯统治时期的皇家书吏阿图为自己的主人阿波斐斯制作了调色板,并称阿波斐斯是“拉神的活的形象”、“拉之书吏”等等。从其名字上看,书吏阿图是埃及人^{1/2}。阿波斐斯统治第33年所抄写的林德数学纸草也是由埃及书吏阿赫摩斯完成的。

希克索斯人除采用埃及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外,在宗教信仰上也效仿埃及,确立一个王朝主神,同时允许对其他神的信仰。早在第13王朝早期,三角洲东北部的塞特罗特诺姆确立了对塞特神的崇拜,希克索斯人在这建立王朝(第15王朝)之后,就将具有反叛性的埃及塞特神奉为自己的王朝神,并把他与本民族的巴阿神结合起来,形成了希克索斯王朝独特的主神崇拜。阿波斐斯曾称塞特为“父亲”,他的头衔中也有“受到塞特爱戴的”,这都模仿了埃及人的主神崇拜形式。同时希克索斯国王还为塞特建筑神庙和制作其他的纪念物。达巴城中心的东边有一个阿波斐斯为塞特神建筑的神庙遗址^{1/4}。阿波斐斯还为了向塞特神奉献祭品制作了一个供桌,上面刻有:“荷鲁斯:平定两地的人,善神,阿肯内拉,永生!当他把所有的土地都踩在自己脚下时,他为他的父亲[塞特],阿瓦利斯的主人,制作了它(供桌),以作为对他的纪念。”^⑧希克索斯人除信仰主神塞特外,还信仰瓦杰特、托特

¹ 雷德福:《古代埃及、迦南和以色列》,第109页。

^④ 爱德华兹等:《剑桥古代史》第2卷,第60页。

^⑤ 科尔玛,古代努比亚库什王国首都,位于阿斯旺南约700公里。

^{1/4} 爱德华兹等:《剑桥古代史》第2卷,第60页。

^{1/2} 萨福·索德贝格:《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第65页。

^{1/4} 比塔克:《青铜时代中期的埃及和迦南》(M. B. Bak “Egypt and Canaan during the Middle Bronze Age”),《美国东方研究学会通报》(Bulletin of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第281卷,1991年,第43页。

^⑧ 雷德福:《古代埃及、迦南和以色列》,第120页。

和拉等埃及神。在书吏阿图为阿波斐斯所作的调色板上,提到了“他(阿波斐斯)的母亲瓦杰特”。阿波斐斯还为“他的母亲”雕刻了一座斯芬克斯像,以示对她的信仰。这一雕像发现于阿瓦利斯附近的瓦杰特神崇拜地伊姆特(今纳巴沙东北 10 公里处),从上面的铭文可以看出,这是阿波斐斯献给瓦杰特女神的雕像¹。阿图的调色板上还提到阿波斐斯是“拉之书吏,托特神所教导的……”、“拉神的活的形象”,阿波斐斯不仅从托特那里获取智慧,还受到拉神的保护。从其他希克索斯国王的头衔中也能找到一些崇拜拉神的证据,哈彦和阿波斐斯都有“拉之子”名,而且各自的王位名中也暗示了他们对拉神的承认,如修塞连拉和阿肯内拉、涅布赫普斯拉或阿沃斯拉,并不像哈特舍普苏特所说,“他们(希克索斯人)没有拉神而进行统治”^④。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虽然是外族政权的统治,但其王权形式、政府机构的构成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体现出的都是对埃及传统文化或埃及文明的继承与发展。

三 希克索斯人统治的结束

希克索斯人作为外族人在进入埃及之初,主要是为埃及国王服役的水手和工匠,他们在埃及建立统治,势必引起埃及人的反抗。但第二中间期早期和中期,埃及境内没有能够战胜希克索斯人的政权,因此未形成强大的反抗之势。随着上埃及底比斯王朝(第 17 王朝)的兴起,埃及人开始了他们的反抗斗争。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以底比斯国王塞肯内拉·泰奥与希克索斯国王阿波斐斯之间的冲突为导火线,到阿赫摩斯在位的第 11 年埃及人攻取阿瓦利斯,结束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为止。

萨里叶 iv 号纸草上保存的《阿波斐斯和塞肯内拉·泰奥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阿波斐斯和塞肯内拉·泰奥之间的矛盾。据记载,阿波斐斯国王给塞肯内拉·泰奥捎信说:“拆除(你)城市东边的河马池塘!因为河马不分昼夜叫喊,不能使我入睡。”^④从表面上看,这是阿波斐斯对塞肯内拉·泰奥的无理挑衅,但如果深入分析,我们就会看到另一种画面。底比斯人在这一时期开始恢复了传统的在河马池塘举行叉鱼的仪式,这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它可以确保埃及君主在一切事务中的安全”,然而这一行为却触犯了希克索斯王朝的统治者,因为河马是希克索斯人的主神塞特的一种形象^{1/4}。塞肯内拉·泰奥可能是想利用这种方式间接地反抗希克索斯人的统治,最终引起了阿波斐斯的不满。依据现有的资料,还无法确定在这之前埃及人与希克索斯人是否存在冲突,但是这件事明显是双方冲突的表现。之后双方的矛盾开始公开化,最终演变为埃及人反对希克索斯人的战争。巴拉斯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塞肯内拉·泰奥所进行的军事活动。1900 年乔治·赖斯纳的发掘以及 1980—1986 年彼得·拉克瓦拉的调查,在巴拉斯发现了一个包括两座“宫殿”的设防城市遗址,这一遗址位于底比斯北 40 公里处的沙漠边缘,该城由塞肯内拉·泰奥所建,以后的卡莫斯和阿赫摩斯都将其作为反对希克索斯人的军事驻扎地^{1/2}。遗址的最南端,有一塞肯内拉·泰奥时期的建筑物遗迹,但该建筑物已被破坏,只留下一个巨大的楼梯,很可能是瞭望台的残垣。站在瞭望台上,可以俯视周围的情

¹ 赖霍尔特:《第二中间期埃及的政治形势》,第 258 页。

^④ 普里查德:《古代近东文献》,第 231 页。

^④ 普里查德:《古代近东文献》,第 232 页。

^{1/4} 爱德华兹等:《剑桥古代史》第 2 卷,第 72 页。

^{1/2} 雷德福:《牛津古代埃及百科全书》,第 2 卷,第 140 页。

况,而且其四周有沙漠围绕,因此这里是一个理想的军事要地。同时在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用于烹饪和食物贮藏的科尔玛陶器,说明在这一军事要地有大量的科尔玛努比亚人居住。在这样一个偏远地方建筑宫殿和居民点,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在此地塞肯内拉·泰奥召集了一支包括科尔玛努比亚人在内的军队¹,以对抗希克索斯人。虽然塞肯内拉·泰奥作了这些准备,但他的斗争最后还是归于失败,他本人也死于反对希克索斯人的战争中。

塞肯内拉·泰奥死后,卡莫斯即位。有关卡莫斯反对希克索斯人的战争,主要保存在卡纳克神庙中竖立的两块卡莫斯石碑上。卡莫斯石碑 iv^④(《卡纳翁书版》)的开头描述了当时埃及的形势:亚洲人在阿瓦利斯,他们的边界到了库塞;从库塞到厄勒藩汀被埃及人控制;厄勒藩汀以南是库什王国。石碑上记载,在统治的第3年,卡莫斯从底比斯出发,派努比亚侦察兵在前面侦查敌人的动向,这次攻击的首要目标是库塞北部的希克索斯人要塞尼弗鲁什,要塞的管理人是埃及人。卡莫斯很快攻陷了这座要塞,并掠夺了大量的财产,之后继续北上,到了培尔沙克。从这以后一直到进攻阿瓦利斯以前的经过还不得而知。

卡莫斯攻打阿瓦利斯的经过在卡莫斯石碑 ㉔^⑤(《涅西石碑》)中有记载。卡莫斯石碑 ㉔是卡莫斯石碑 iv 的继续。石碑中记载,卡莫斯利用海军包围并占领了阿瓦利斯,掠夺了大量战利品,之后返回了南方,途中在萨克截获了阿波斐斯向库什国王的求助信,这封信使卡莫斯意识到必须阻断二者的联系,否则自己将腹背受敌,于是他派遣军队占领了联系南北的绿洲通道,主要是巴哈里亚绿洲。最后石碑上记载卡莫斯唱着“凯歌”回到了底比斯,并得到了底比斯人民的热烈欢迎。虽然卡莫斯自称攻陷了阿瓦利斯,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胜利,这一任务是由他的兄弟阿赫摩斯完成的。

卡莫斯回到底比斯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兄弟阿赫摩斯继承了王位,但并没有立即进行对希克索斯人的战斗,可能是因为即位时年龄太小(大概是5岁),当时由其母阿赫霍特普摄政,管理国家事务。阿赫摩斯成年后,才开始进行前辈们未能完成的事业。阿赫摩斯反希克索斯人的战争主要反映在《埃巴纳之子,阿赫摩斯传记》^⑥中。阿赫摩斯是出生于埃尔卡伯的一名海军军官,服役于阿赫摩斯一世、阿蒙霍特普一世和图特摩斯一世时期,其传记中记述了围攻阿瓦利斯的4次战争。最近在阿拜多斯阿赫摩斯国王的金字塔神庙中发现了大量的浮雕碎块,浮雕主要反映了攻陷阿瓦利斯的战争,其中有弓箭手、马拉战车和倒下的亚洲战士(根据服饰和佩剑判断)的形象^{1/5}。

通过几次战争,埃及人攻克了阿瓦利斯,但是阿赫摩斯并没有记录有关希克索斯人离开的情况。他们是被驱逐出埃及,还是像约瑟夫说的那样,与埃及人缔结了和约,安全地离开了埃及?这一问题还需要考古证据的证明。比塔克在达巴的发掘结果表明,达巴 D/2 层(第15王朝末期)的破坏是由后来的拉美西斯时期和后埃及时期的建设以及考古挖掘造成的,并不是战争的结果。而且在遗址中也没有找到暴力毁灭的证据和被杀士兵尸体的痕迹,只是有些坟墓被劫掠过,居民点也是非常简单的就停止居住了,因此比塔克认为,可能真与约瑟夫说的一样,攻略阿瓦利斯是个漫长的过程,迦南人最终通过协

¹ 肖:《牛津古代埃及史》(I Shaw,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211页。

^④ 普里查德:《古代近东文献》,第232—233页。

^⑤ 普里查德:《古代近东文献》,第554—555页。

^{1/4} 布雷斯特德:《古代埃及文献》(J.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第2卷,拉塞尔 1962年版,第6—8页。

^{1/5} 哈维:《歌颂一位征服国王:在阿拜多斯的纪念战胜希克索斯占领者和重新统一埃及的一位法老的战争场景》(S.P. Harvey, "Tribute to a Conquering King: Battle scenes at Abydos honor a pharaoh's triumph over Hyksos occupiers and his reunification Egypt"),《考古》(*Archaeology*)第54卷,2001年第4期,第53页。

商安全的撤到了巴勒斯坦南部地区¹。这一问题还有待于新证据的出现和进一步的研究。

无论如何,希克索斯人离开后,埃及逐渐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再统一,开始了辉煌的帝国时代——新王国时期。

四 希克索斯人统治的影响

希克索斯王朝之后的埃及文献大都对希克索斯人的统治嗤之以鼻,把它说成是埃及的一种灾难,甚而把这段历史定格为“黑暗时代”。无论是第18王朝的国王哈特舍普苏特,还是托勒密埃及的祭司马涅托,都称“亚洲人摧毁了埃及”。希克索斯人想稳定并扩大自己的统治,在埃及进行一些破坏活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远没有达到摧毁埃及的程度。发现于塔尼斯的第12王朝国王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的四座斯芬克斯像和第13王朝国王斯门卡拉的两座雕像,上面都刻有阿波斐斯的名字,这些雕像上有献给普塔神的颂诗,这表明它们来源于孟斐斯。所以一般认为是被阿波斐斯从孟斐斯掠到阿瓦利斯的,然后在拉美西斯时期被搬运到塔尼斯。但事实上,这些雕像是拉美西斯时期直接从孟斐斯转移到塔尼斯的^④。还有其他一些埃及国王的雕像或纪念物被认为是希克索斯人掠夺然后运到了巴勒斯坦地区,这只是人们的一种猜测,还没有找到证据。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发现于达巴附近法库斯的第13王朝国王美尔尼斐拉·埃伊金字塔顶端的一部分,是希克索斯人掠夺而来的。卡莫斯石碑 iv 中记载,卡莫斯在决定攻打希克索斯人之前,与他的大臣们有过一次讨论,大臣们反对他的这一计划,并作了以下说明:“看啊,亚洲人的边界远在库塞……他们的土地为我们开放,我们可以在三角洲牧牛……我们的牛群没有被赶走……他(阿波斐斯)控制着亚洲人的土地,我们控制着埃及。如果他来到这里[袭击我们],我们就会反击他!”^⑤大臣们并没有将希克索斯人看成是敌人,他们为可以在三角洲放牧而感到高兴,希克索斯人向上埃及开放三角洲说明他们对埃及实行的是一种宽容的统治。所以,根据现有的证据,还没有办法证明希克索斯人“摧毁”了埃及。

希克索斯人的破坏活动是肯定的,但其程度如何还有待于商榷。希克索斯人的统治虽然一直没有得到埃及人的承认,但在客观上却对埃及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摧毁了埃及人古老的安全意识,第一次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国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地理上讲,埃及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东边是阿拉伯沙漠,西边是利比亚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大面积的沼泽地。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的保护下,埃及不易遭到外族的侵犯,所以政治统治相对稳固。尼罗河也像一条天然的纽带,将整个流域地区联结成一个稳定的整体,使埃及成为“尼罗河的赐予”。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以及尼罗河的恩赐,埃及人普遍形成了一种自信、乐观的安全意识。从那尔迈统一到希克索斯人到来之前,埃及人都处在这种安全意识的笼罩之下,一向蔑视其他的国家。埃及语中的“人类”一词仅指埃及人,他们用“卑鄙的努比亚人”、“可耻的亚洲人”这些贬义词来称呼其他民族^⑥,还用 djer(意为“永恒的、世界性的界限”)指代边界。正是被他们称为“可耻的亚洲人”在他们的国土上建立了统治,这使埃

¹ 比塔克:《阿瓦利斯——希克索斯人的首都:达巴的新近发掘》,第37页。

^④ 肖:《牛津古代埃及史》第196页。

^⑤ 普里查德:《古代近东文献》,第232页。

^⑥ 沃特森:《埃及人》(B. Waterson, *The Egyptians*),布莱克威尔1997年版,第60页。

及人意识到他们“永恒”的边界也不再安全,他们的国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严重挫伤了他们根深蒂固的自信,以至于在与希克索斯人的战争结束后,仍继续向叙利亚—巴勒斯坦进军,向世界显示埃及王权的威力,这一行动最终使埃及成为地跨亚非两大洲的大帝国,卷入了古代近东的政治,并因此而成为青铜时代后期这一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之一。

其次,希克索斯人利用有利的地理环境,与东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密切的贸易往来,逐渐将埃及纳入到东地中海沿岸贸易网中。

希克索斯人占据的三角洲东部地区,特别是首都阿瓦利斯,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阿瓦利斯位于尼罗河培鲁西阿支流,其上有一些可停泊船只的良港,这使它成为当时希克索斯人与东地中海世界进行贸易往来的中心。比塔克称阿瓦利斯是第二中间期的一个国际性都市,是埃及通向地中海世界的门户,同时也是国际商业和贸易的一个枢纽^①。

希克索斯人的主要贸易对象是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对达巴出土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以下简称NAA^④)结果表明,达巴的巴勒斯坦商品主要是从阿诸尔(即沙如赫)和阿什卡伦进口^④,这两个城市拥有停泊船只的天然良港。达巴遗址周围有错综复杂的水道系统,能停泊船只的地方都设有港口^④。卡莫斯石碑^⑤中也提到,卡莫斯的船队在阿瓦利斯周围的港口靠岸,而后进攻阿瓦利斯城。依此我们可以判断,希克索斯人与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贸易往来是通过海上运输进行的。二者的贸易规模庞大。考古学者们在达巴相当于青铜时代中期的地层中发现了200万个迦南罐^⑥,其中3/4都是从巴勒斯坦南部进口而来的^⑦。迦南罐主要是盛装物品的,所以可以想见,当时达巴从巴勒斯坦南部地区进口的商品数量是极其庞大的。希克索斯人进口的主要是一些在埃及买不到的商品,如橄榄油、油脂、香料、蜂蜜和其他物品,卡莫斯石碑^⑤中也提到了这些商品^⑧。根据对迦南罐中所剩有机物的分析,希克索斯人还从迦南进口葡萄酒。早在第3王朝左塞王印章上就提到了葡萄园^⑨,可能那时埃及已经有了葡萄酒的酿制,但是到了中王国后期和第二中间期,葡萄酒生产缩减,所以希克索斯人消费的葡萄酒主要从迦南进口。

对陶器的NAA结果表明,阿瓦利斯与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贸易是一种单向贸易,即由巴勒斯坦南部到阿瓦利斯的贸易^⑩。这主要表现在,达巴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进口陶器,但是在巴勒斯坦南部各遗址中却很少发现来自埃及的陶器。属于青铜时代后期,沙如赫的一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黄金饰品,这些黄金饰品可能是迦南人在与希克索斯人进行商业贸易的过程中所得的利润,也就是说,

^① 比塔克:《阿瓦利斯——希克索斯人的首都:达巴的新近发掘》,前言第7页。

^④ 中子活化分析(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简称NAA)是一种非常精确的物理—化学方法,被用作测定发现于达巴遗址的几种基本的叙利亚—巴勒斯坦陶器类型的化学成分,如:两耳细颈罐、抛光壶、彩绘陶和雅胡迪亚陶器等。

^④ 麦戈文:《“希克索斯人”的对外关系:东地中海青铜时代中期陶器的中子激活研究》(P. E. McGover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Hyksos: A Neutron Activation Study of Middle Bronze Age Pottery from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贝辛斯托克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④ 麦戈文:《“希克索斯人”的对外关系:东地中海青铜时代中期陶器的中子激活研究》,第74页。

^⑥ 也称两耳细颈罐,这种陶罐呈卵形或圆形,轻微平底,窄口,容积为30升,是地中海地区贸易中所用的容器。因为其源于迦南地区,所以被称为迦南罐。

^⑦ 麦戈文:《“希克索斯人”的对外关系:东地中海青铜时代中期陶器的中子激活研究》,第74页。

^⑧ 普里查德:《古代近东文献》,第233页。

^⑨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第160页。

^⑩ 麦戈文:《“希克索斯人”的对外关系:东地中海青铜时代中期陶器的中子激活研究》,第73页。

希克索斯人很可能用黄金作为贸易的支付手段¹。

希克索斯人另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是塞浦路斯。希克索斯时期,因为叙利亚一些城市国家的衰落,埃及停止了与叙利亚的贸易往来,转而与塞浦路斯通过海运进行直接的贸易。塞浦路斯岛的东部分布有大量的埃及产的雅胡迪亚陶器,在埃及,特别是达巴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塞浦路斯陶器。第13王朝中期达巴开始出现塞浦路斯的制陶技术,此时可能有塞浦路斯人居住于此^④。但是,塞浦路斯陶器主要分布在属于第15王朝早期和末期的地层中。第15王朝早期,塞浦路斯中期陶器有了显著的增加,到末期,希克索斯人与塞浦路斯的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此时不仅存在塞浦路斯中期陶器,而且出现了塞浦路斯后期陶器^④。塞浦路斯陶器在第二中间期除在达巴有发现外,还广泛地分布于三角洲地区和中埃及。因为在此前埃及与塞浦路斯很少有联系,所以希克索斯人与塞浦路斯的商业贸易在埃及的对外贸易乃至对外关系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希克索斯人与东地中海沿岸各地区的商业贸易促进了整个埃及商业的发展,埃及并没有因统一国家的分裂而导致明显的经济衰退,相反,在此基础上埃及被逐渐纳入到东地中海贸易网中。

最后,希克索斯人引进了先进的军事设备,促进了埃及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的革新,为新王国法老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希克索斯人引进的军事设备最为重要的是马拉战车。马拉战车,首先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代晚期的苏美尔,在之后的1500年中相继传播到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直到希克索斯人将它引进埃及。卡莫斯石碑以前的埃及文献中没有关于马拉战车的记载,埃及人只知道马的存在。随着希克索斯人的到来,才认识马拉战车这种作战工具。通常情况下,一辆战车乘2人,其中1人驾驭,1人射箭,战车为弓箭手射击敌人提供了一个移动的平台。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马拉战车是一种先进的作战工具,这种战车速度快、机动性强,能迅速地取得作战的主动权。埃及人正是利用马拉战车打败了希克索斯人,在阿拜多斯阿赫摩斯金字塔神庙发现的反对希克索斯人战争的浮雕上,就保留了几组马拉战车的画面^{1/4}。这种战车在以后新王国的对外战争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马拉战车相适应,埃及军队中出现了新的兵种——战车兵。除此之外,希克索斯人还给埃及人带来了新式的武器:用长条的腱和牛角加固的木制复合弓,这种弓比埃及人自己的弓用途广,且极具弹性;被称为赫普什的短弯刀形的剑;窄刃的、有柄脚和中脉的青铜匕首短剑,在萨卡拉一个叫阿拜德的塞姆人棺材中发现了一把这种类型的短剑,剑柄上刻有阿波斐斯的名字,这是希克索斯战士佩带这种短剑的一个证据^{1/2}。埃及人正是通过对马拉战车和新型武器的运用和改造,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军事技术,为以后第18王朝帝国的建立乃至第19王朝帝国的巩固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时期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黑暗时代。作为“外国统治者”的希克索斯人采用了埃及传统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宗教信仰,广泛借鉴埃及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逐步实现了自身的埃及化,但仍然保留某些本民族的特点,希克索斯人的统治是对埃及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作为异族建立的政权,希克索斯人的统治始终没有得到埃及人的承认,但对埃及而言也

¹ 麦戈文:《“希克索斯人”的对外关系:东地中海青铜时代中期陶器的中子激活研究》,第81页。

^④ 比塔克:《阿瓦利斯——希克索斯人的首都:达巴的新近发掘》,第59页。

^④ 比塔克:《青铜时代中期的埃及和迦南》,第43—46页。

^{1/4} 哈维:《歌颂一位征服国王:在阿拜多斯的纪念战胜希克索斯占领者和重新统一埃及的一位法老的战争场景》,第53页。

^{1/2} 法恩根:《古代中东考古史》(J. F. Ingean, *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Ancient Middle East*),韦斯特维尤出版社1979年版,第254—255页。

绝不是一种灾难,客观上对埃及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希克索斯人摧毁了埃及人古老的安全意识,引进了先进的军事设备,逐渐把埃及纳入东地中海沿岸贸易网中,促进了埃及商业的发展。但是,希克索斯王朝毕竟是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统一的国家陷入混乱的状态下,趁乱建立的王朝,并且是外族政权,从而当兴起于底比斯的第17王朝向希克索斯王朝发起进攻时,希克索斯王朝的基础便显得很脆弱,在希克索斯王朝治下的埃及人绝对不可能坚决地拥护外族王朝,而是倒向了埃及人建立的底比斯王朝,人心向背决定了这个外族人的王朝必将走向灭亡。

[本文作者曹彩霞、孙永刚,赤峰学院历史系讲师。赤峰 024000]

(责任编辑:郭子林)

关于召开第8届全国青年世界史 工作者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第8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将于2009年7月中旬在甘肃兰州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世界历史》编辑部、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

一、会议主题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变迁》重点探讨社会史方面的问题。

二、参加会议的资格

1. 年龄40岁以下(含40岁)
2. 为本单位教学及研究的青年骨干
3. 须经本单位领导推荐
4. 向会议提交一篇相关学术论文

三、报名方式

凡愿意参加第8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研讨会者,请填好下表,经单位领导同意并写出推荐意见后,加盖单位公章,附500字论文提要,于2009年6月1日之前寄至《世界历史》编辑部。本刊在确定参会人员名单后,将发会议正式邀请信。此次会议正式代表50人。

联系人:王亚平

电话:010-65275907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世界历史》编辑部 邮编 100006